



芝園小集卷之一

說林五

人事林

楚州犁伯善相人國人尊之擬諸姑布子卿襄王
召而問之曰朕聞荀卿非相以爲古之人無有也
今子之相以何術而神乎州犁伯曰臣非能相相
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龐質厚者富其人弘毅
䟽通者貴其人豈弟寬舒者壽其人靜嘿溫良者
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詭佻健
者貧其人曲鄙黷濫者賤其人蕩散彘暴者夭其

人險側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
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
其交游觀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
凶脩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
禹跳湯禰臯陶色如削爪伊尹面無須麋傳說身
如植鰭周公體如斷菑將以何相斷之乎故臣非
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

鄭莊公卒公子五爭日尋干戈忽儀壘突迭相仇
也君子曰鄭之君臣不如蟻也蟻之有君也一拳
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畜之一罪無疑與

衆戮之并力作封以衛其國而已矣今兄弟之
親也而交動於欲爭樹權臣以爲黨援互爲魚肉
而不已也其何蟻之能爲乎

忠臣之事君也德歸於上而怨歸於己非不愛身
也不敢先於君也奸臣之事君也怨歸於上而德
歸於己非不知有君也不勝其私也齊商人驟施
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以繼之遂
弑其君舍而晏齊宋鮑禮於國人而竭其粟以貸
饑者嘉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饋詒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無不恤也遂弑其君杵臼而篡宋弑逆之賊其智
一也厥後田氏之以厚施代齊王奔之以謙恭篡
漢其皆祖於此乎

楚昭王出亡屠羊說從既反國賞從亡者亦賞說
也說辭曰君失國臣失屠羊君反國臣亦反屠羊
即君之祿臣厚矣又何賞之遂不受而反乎屠羊
之肆荀營之倖于楚也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
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
如實出已賈人曰無其功而敢有其實乎吾小人
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夫屠羊與賈小人之者利

者也君子所不道也故秦將賈人子也而亡羽用
敗繒屠狗也而敗以其見利而啗也而楚鄭之人
反之孰謂可以類盡人乎於乎世之貪天功以爲
己力者徃徃而是視諸屠與賈也亦獨何哉

秦始皇修作阿房大興土木之役材盡九州利盡
四海白骨載途百姓怨畔李斯之客謂斯曰君王
之寵臣也今天下力誣百姓怨畔國岌岌矣何無
諫乎斯應之曰嘻予不聞奕者乎都人有好奕者
奕客至則盛供張美飲食以娛樂之去則厚饋以
結之田畝不治貨殖日落西隣之奕客其尤親善

者也其僕謂之曰自子之衣食於主人凡三十年矣今田土不治貨財日落何弗言乎西隣之奕客曰甚矣若之愚也主人惟好奕故我得衣食焉勸令弗奕是自絕其衣食也今王以多欲荒政故寵祿及我而乃諫之是斯之智不如奕客也

梅墟里人濱江而居什九業漁也戴星而出施罟設罾鳴榔上下既得魚則以易酒米蕩漿謳歌而歸暴網罟於籬間舉爨相厲嬉嬉如也一日里之人有漁於海者巨艦若雲順風揚帆擊鐘鼓而至得魚以千石筭其金可數百焉江漁相與謀曰吾

日中所得宵而罄之靡有留儲彼其一舉所獲而遂當中人之產盍徃從之則相與舍其業而業焉乃治什噐載糗糧度三山出海門放乎東溟之洋洪濤蔽日白浪春天四方上下不可省識江漁乃神沮色喪涕泣而號曰柰何至是乎已而風潮益厲舟駛若飛驚波怒沫蕩曾而觸檣江漁益悻怖欲死伏匿舟底喘不能屬也而海漁方且布網拏鈎取魚若掇之湏臾風止舟停江漁甦而怨海漁曰我等非人若柰何以人命戲乎頃之不靖則相與葬於鼃鼃之腹耳歸而戒其妻子曰即貧必無

改業矣已而海漁益致高貲而漁於海不已舟行
遇颶其父死焉其子繼之其孫又繼之而江漁之
族益蕃

吳門之人業醫其一人精岐黃之旨究和扁之術
四方之謁者誠則應之不誠則不應其視病也可
則藥之不可則去之計其功而受饋焉治者十而
八九其一人不精岐黃之旨不究和扁之術習古
方書與藥石之宜求則應之至則治之有所饋則
受之治者十而四五其一人不通醫旨不習方書
口傳市醫之緒餘以治病設肆而招之求病而治

之饋之濫惡不辭即詬詈嫚侮弗怒也其治者十
不一二然什而治一者履滿其戶十而治五者有
所至有所不至什而治九者戶如空谷足音鮮至
焉於乎世之以卑瑣取士以苟合使人而不虞其
僨事者多矣豈直一醫哉

越人有業儒而貧者見吏之多貨也從而吏遇物
則攫之無何坐法削籍而歸又見賈之厚殖也又
從而賈積貶航海舟破於旗門之洋騎敗檣以及
於浮苴僅以身免乃扣卜於靈丘先生曰若儒與
吏與賈我則重有懲矣外此孰可以資身而無患

者乎靈丘先生問其故乃告之曰是不必卜昔魯
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
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
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
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
施氏之有也從而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
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
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
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
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

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
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
魯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
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
非行之謬也今子之所遇亦孟氏之二子也而非
儒與吏與賈之謬也又何卜焉

桐溪公子學釣於碣洋老人凡三年而辭歸碣洋
老人曰子其盡釣之道乎夫釣不以手遇而以目
遇不以目遇而以神遇者也若沉若浮若來若去
若存若亡若取若棄魚之遊也其臻臻乎而喁喁

乎而潑潑乎有所至有所不至有所疑有所不疑
疑吾之精平吾之氣而委隨以需之釣以魚而不
以我者也然吾更有以語子欲其多獲也置寡焉
欲其大獲也置小焉無所不獲者則無所獲而已
矣桐溪公子如旨而往無不得意焉一日得鯉魚
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烹之其夕鯉見夢
曰子自以為得釣之道也而我以子為非得釣之
道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
以利厚而名全焉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
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

知之孫吳以兵革釣蘇張以口舌釣申韓以刑名
釣陳平以陰謀釣莽操以詐逆釣其得之也喉吻
未膏而敗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者也今我與
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
欲磔其肩脇碎其尻腦齧脂骨而飽焉殘忍日甚
而愆孽滋豐天其終釋誅乎桐溪公子寤而大懼
出鯉而浮之江折竿毀綸絕不復釣

文中子與薛攸將之長安以策干隋君道逢太白
老人而沮之曰彼隋君者猜忌之主也廢棄學校
不事詩書惟刻薄淫回是崇是使而在位者又皆

以狙詐之術擯賢而徵寵子乃欲以仁義說之乎
夫鼓瑟齊門惟其不售而已矣以踈遠而犯閭朝
之逆鱗竊為子危之文中子不聽遂西行至國都
以通謁者隋君御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十
二策帝下之公卿公卿議曰此以耳食者也安攸
用之今天下太平如是又何用言太平耶且此非
河汾之王通乎是言辯行辟掩耳目而塗之者也
我國家如金鼎終不令草野庸生以鉛鐵間之矣
帝果疑其言而不用薛攸私於楊素曰通非亂治
者也學聖人之道而欲成唐虞三代之治者也此

十二策者規之熟矣子何不勸上納之乎且子不
聞漢武帝之事乎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帝以付外
庫又獻猛獸其狀羸細秃悴似不足貴也問使者
何以此為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獸者狀不必大故
神麟為巨象之王鸞鳳為大鵬之宗而螂且能制
螭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
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
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是以搜竒蘊而貢
靈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
以度飛沙于今已十三年矣靈香起天殘之死疾

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者實濟衆生之至要而助政化之昇平也豈意陛下反不知珍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至後元元年長安病疫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香燒之死者皆活芳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日忽又失之帝悔不禮於使者明年帝疾遂崩於五柞宮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今河汾夫子草莽之布衣耳非有赫赫之位也非有七貴之夤緣也而正足以格邪道足以拯世是月氏之神獸靈香也今徒以微賤而輕之擯其言不用即國家有四境之變蕭牆之憂公等庸足賴乎帝必悔之

蜀人好鬼有易巫者學治鬼之術習諸家符命書為雷將印為五雷令牌以丹青圖畫諸鬼物出入自隨也病者扣之則設壇斬牲徧張諸圖像鳴角振鈴書符咒水畢致鬼物已乃跳擲呼號譴而驅之病者幸愈則曰非我當為潰齧矣而厚索之賄其不愈則曰雷將降罰謂禱之不誠耳里中人終不明其妄也一日隣之婦病蠱其夫走而致巫巫

以其術治之弗效憚於取貨也而欲神其術乃僞書病者庚帖累以鐵符竊入南郭之廟啓神爐而瘞之召隣之人而佯謂曰婦病不愈是有恠焉盍卜諸卜而佯驚曰郭南真武之廟有物焉可得也病其瘵乎隣之人往而得物不知其廷也神而厚饋之有惡少年旁睨其狀曰此枉死老氓惑人若此乎巫遠有所適度當夜歸惡少乃與其儕逆諸風洞之途囊砂石而隨之漏下二鼓巫半醉猖羊而至惡少乃爲鬼鳴出砂石投之巫鳴角誦咒咒愈急投之砂石益甚趨而走亦趨而隨之徐則亦

徐巫北向扣齒曰此何神豈有宿寃乎願少寬也我將禱焉惡少笑而逼之至一村落后扣門而求救人以為盜也嗾其狗齧之而走蹶而失其角乃復振鈴已而鈴亦隊聞蟲鳴葉落皆以為祟也大叫號呼不成行而返其妻迎諸門泣而告之曰我逐鬼多此豈其報乎遂據床而臥不復能語言翌日惡少徃省之曰端公在乎妻曰昔者之夜行術而歸爲鬼物所中今且殆矣曰何不禳之曰病甚不能為也惡少罵曰枉死老氓鬼在前也而不能識又不能禳也乃日俯于鄉而竊其飲食貨貨能無

及乎巫遂不食而死

石澆子曰善持貴者以謙善持富者以廉何以明其然也昔公儀休之相魯也有饋之魚而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焉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景公分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夫公

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哉

南州仇與西里偃同學於令狐先生學成而辭歸令狐先生送之曰勉之乎仕不敗名隱不蹠詭各成其志而已矣已而二子同舉明經各典鄉縣西里偃矯亢不阿事上官數有諍議郡吏至縣故事必賓之而偃乃胥史視一日以事詣郡郡吏群詬之曰某賦未輸某獄未上某案牒未報驚而欲驕乎折辱之不能堪偃仰天嘆曰嗟哉尚可以仕乎遂投劾而歸率妻子畊於野面目黎黑手足胼胝

藿食而屠衣甕牖茨室夷如也而南州仇善事上官取聲譽已而為郡又已而為監朱衣象簡鳴騶結駟而還其鄉過西里偃而唁之曰嘻子何絕俗之峻而謀生之艱乎夫百工技藝以能食於人者也卿士大夫以功食於上者也茲賢聖之所不廢也而子奈何欲逃之僕願推轂於政府子其仕乎西里偃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畊草茹木鶉居穀食而無外羨者偃之所能也忍尤攘垢俛首折腰以苟上祿者偃之所不能也子列子有言夔一足而足蛇無足亦足螭百足亦足蛇不能為螭螭不能為夔何則其得於天者定也今我與子亦各適其適而已矣從子之言是夔而欲為螭也將能之乎子行矣偃嘗聞之螾蝮之營糞土也惟恐其不重也既而力不能勝則併其身而踣矣今子者利而無厭好進而不已能無螾蝮矣乎昔灌子夫以富侈被族主父偃以鼎食就誅可為寒心吾子幸留鑒焉南州仇不能用其後果以賄敗會赦而歸終不敢過西里偃之門

楚澤多魚澤濱之人業漁公取十一以為課自為之禁懶不祭不漁不盈尺不漁食足而課盈不漁

魚日以息無盡藏焉忽歲饑民無所得食乃數罟以漁并纖細而掇之長老戒曰不可夫魚費薄而利厚者也儲之不洩取之有節相其水草而絕其鷓鴣鵲獺之患收其息歲可得什百焉此陶朱公之所為致富也今若之業漁累世矣衣食於是乎資焉乃不忍旦夕之欲而盡類以殲之無乃不可乎夫播種於地蒔木於山非輕捐之也為其長而利之也柰之何反之鼠負糧而歸於穴鵲捕魚而養於巢蓄有以待無也夫陶朱不可為矣吾願若之為鵲鼠之畜也不聰明年魚絕而不育民無所

得食有司徵其課且急乃挈妻子而逃餓而死者什九

晉陽之人商於燕市五乘俱發百貨畢具其為利也先至十之次者五之次者倍之于車氏謀曰東道遠若右出也捷十之三遂引而南適黃河之冰解信宿而不得渡泣而返諸故途子詭氏給其徒曰逆旅主人待我於武安之間驅而左計其程捷十之二時烽火報警徵發材官有司奪其車以為兵車而頓其負於逆旅子矯氏恐二氏之先也裹餼而食戴星而行盜倚諸井陘之衢盡掠其所將

扶而傷其足子棘氏從子矯氏之後以其旦行追
其宵行盡馬之力而箠猶不停揮也馬佚斷鞅車
覆而折軸求澤木以易之旬日而不得子徐氏與
四人者發也尾諸周行輿鞅必堅輪轂必澤求馬
之良者飽以芻秣相其嘶糜而調其緩急之宜日
出亦出日入亦息獨先他乘而至售其貨且倍疑
其僕曰夫賈以爭先為利者也今衆捷不捷衆馳
不馳卒免患而多獲子巧乎有道耶子徐氏曰不
然拙故能全巧則否矣善市者不收人之所爭善
行者不趨人之所驚此吾十試而十効者也且子
進而危豈惟賈也然乎哉

石澆子曰甚矣小人之不可畜也有家者禍家有
國者禍國有天下者禍天下蓋自古而然矣方其
畜之也嫗煦之長育之寵之信之提之挈之以為
是足以得其歡心而望其死報矣而不知其書之
所規與夜之所畫皆倍主而營私者也一旦乘機
而遁隙則裹囊而去之耳又不然反戈而相向道
外寇以發困亦庸有夙昔毫末之恩哉甚矣小人
之不可畜也鷄之伏鵠卵也以為已子也卵豁而

鷓鴣孜孜啄虫蟻而哺之猶然已子也比其毛也則
鵠而已矣毛生而成憂然鳴於灌木之顛而翔於
雲漢之表豈復知有鷄哉此猶無害也棘谷之樵
翦林而得虎子抱之而歸憐其弱也啖之肉而長
之一日樵出而忘與之肉虎乃咆哮躑躅破壁發
扃食其妻子而跳樵歸而亡其室頓足而大慟昔
者魏王之於張儀是伏卯之類也唐玄宗之於安
祿山是養虎之類也於乎自古以來以是而禍家
國天下者多矣豈惟二主哉

一鬢衆冠則冠者勝而鬢者不勝一冠衆鬢則鬢
者勝而冠者不勝是以衆邪醜正衆枉醜直衆佞
醜忠衆譎醜信衆貪醜廉衆昏醜察衆惰醜動衆
柔醜剛衆放醜約衆淫醜貞衆醉醜醒衆私醜公
衆穢醜潔此非必其有宿怨也乃其情則然也昔
南方之國有狂泉焉國人飲之則無弗狂也國主
君懲之穿井而汲獨得無恙而一國之人皆狂反
以國主君之不狂為狂也巷聚而謀相與執國主
君而療其狂疾針砭灼藥莫不畢施主君不勝患
苦乃匍匐至泉酌而飲之遂與國人同其狂衆乃
躍然大喜曰幸哉療主君之疾矣於乎寡之不勝

衆固也一國主君獨如國人何哉

石濟子曰人有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計也
權勢之地其可畏已哉昔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
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
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
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是故崔浩惟不早
避魏主之寵也而卒以忌赤族王景文惟不力辭
貴戚之任也而卒以疑賜死齊之長恭以邨山之
捷被醜宋之義康以豫章之行蒙竄此皆不厭而
不去者也

蜀大饑遂寧之民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柳氏
之家有厚儲焉劫而食之其可黠者曰劫大惡也
鄉黨恥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死耳犯不義而
斃也孰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
僥倖曰彼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矜而守之厓
捍其外而兵衛其中往也祇徼福耳不可以得志
曰然則餉以酒肉誘以甘言如弗從也繫而發其
藏曲不在我矣即事敗也猶可以說于衆衆躍然
而赴之行其約而歸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笞梏
庭跽而詰之曰爾盜何也民曰常聞之近川者浸

近樹者蔭富家大室亦窶人之川與樹也急則借
之蔭焉何名為盜乎有司曰夫民分田而畊各食
其食分土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如不食其食
而食人之食不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大亂之道
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群聚以逞盜莫大
焉何言乎說諸民曰昔先王之制也有以食之竊
食者誅有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甘心焉今不
食不衣而惟厲禁之為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
揖遜之行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
物之恒也民之窮也蒙犯忌諱以苟旦夕之命矜

之不暇而欲深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別為
重衣食為輕廉恥為重死生為輕獨柰何不忍一
旦之死而為百年不歸之惡是刑儻之民也必殺
不赦民曰小人則既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
有司矍然曰固所願聞民曰盜賦額以詭餘羨是
盜也沒藏日以竊公貲是盜也濫聽受以私贖金
是盜也枉訊刺以納苞苴是盜也餽供饋以饗脂
膏是盜也傭市奸而入免役是盜也工媚竈以樹
強援是盜也持陰事以脇蠢愚是盜也假傳送以
窮漁獵是盜也夫我之盜也以救死而彼之盜也

以取盈我之盜也先之以饋遺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笞明王之法而行也將孰為先後乎有司乃面頰氣縮左右顧而語不成章杖盜而遣之養生者未必得生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焉不敢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敢蔑天地之降衷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灾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其善生也先人事而後說卦

石瀆子曰上人者德之賊也禰必階焉天子用之則失天下夏桀商紂是也諸侯用之則失其國齊潛宋襄是也大夫用之則失其家齊之高國晉之智瑤是也士庶人用之則失其身萬章原涉之徒是也故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物之情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都人有樓人之妻者人亦樓其妻都人大怒持刀欲殺之樓者曰願一言而死可乎先王之制也各有妃偶陰陽不瀆以遠於禽獸也今子鳥獸其行而以人道責人不亦左乎都人慙不能止於是引

刀自剄也語有之曰盜憎主人人惡其上是皆不知自反者也

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峙相去可五六里行旅往來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雲四塞風濤洶洶舟子艤舟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者二十有六人而舟子獨不死法司數加榜捶欲寘之死藩大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柰何今夫不量小大不測夷險任非其分以溺人而倖免者多矣可勝誅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宋徽宗委政於蔡京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顛狙伺主意為固位計暮年即家為府管進之徒舉集其門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由是恣為奸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杞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上京之內子謂京曰神之處于祠也小鬼挾其靈以虐人人怨神乎抑怨小鬼乎曰亦怨神耳虎之居山也豺狼假其威以賊物人怒虎乎抑怒豺狼乎曰亦怒虎耳曰人之怨神也束炬而焚之神其可解以為無與乎曰不可人之怒虎也操

利刃而刺之虎其可解以為無與乎曰不可曰公
如知此奈何以泰阿之柄而委之豎子也

或謂泉川子曰佛氏之教古聖賢闢之嚴矣何弗
除也泉川子曰其在古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不
除也其在今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除也或曰異
於吾聞矣泉川子曰昔先王之世也賞罰明而勸
懲著焉好惡協而是非章焉褒貶定而美刺嚴焉
是以人莫不勸於為善莫不恥於為惡相生以仁
相長以義相接際以禮大道為公而聖人之教行
焉彼佛氏者持其空虛之論以愚黔首而塗其耳

目斯不在所擯與後世則異是矣賞罰不明而勸
懲怠矣好惡不協而是非淆矣褒貶不定而美刺
亂矣相給以智相爭以力各逞其無忌憚之心而
聖人之教不行焉禁令莫之坊也幸有佛氏者號
於衆曰其為善乎則瑤臺天府入焉而鈞天廣樂
之樂享矣其為不善乎則酆都獄室入焉而剉燒
舂磨之刑及矣是以人猶睥睨懾息矯其不善而
勉於善是佛氏也者所以助聖教之所不及也無
佛氏是無聖人也而奈何欲除之石瀆子聞之曰
斯言也蓋憤世之言也而非所以為訓也

陽符以相人之術名於晉王敦招之十返而不至
使使往扣焉曰主君之慕子也十返而不應何也
曰夫相者以測微知來也主君之富貴極矣又何
相焉曰雖然必効之曰主君之相非今人所有也
求之古人則得矣曰孰謂曰求之富貴者則得矣
曰其周公乎不許然則絳灌乎不許然則樊鄧乎
不許曰主君之相隆前而削後者也其漢之董仲
穎乎甘利如飴瀆貨無厭搜牢發陵而攫其寶藏
錦縠綺纈紈素珍玩積如丘山郿塢之藏自謂足
以畢老矣一旦布乎之謠興於市李肅之戟交於
胷陳尸都市燃臍三日而火不滅此隆前而削後
者也今主君之富亦郿塢之藏也金銀布帛奇貨
駢臻珊瑚珠貝之屬莫之勝筭而猶盡入四方之
貢獻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
庶怨讟將無及乎且子不見撲滿之爲噐乎其以
貯錢也可入而不可出滿則撲之裂而四擲矣今
主君之於貨也知聚而不知散吾懼其爲撲滿也
潘滔有言曰處仲峰日也但豺聲未振噬人亦當
爲人所噬何待予言決之哉使者返報敦乃使騎
奴捕之陽符不宿而走卒莫能得



原件短缺

狹谷之丘土宜菽粟伏鼠日繁家有鼠患田氏之
僕謂其主曰鼠甚矣盍畜猫以哺之乃使其僕入
市得乳猫以歸鼠乃人立而拑之撲而殺之主乃
譴其僕其僕曰是乳猫也市大者其可復使其僕
入市得大猫以歸肥項方臚腹膨亨垂也其主喜
曰是足以禦鼠矣而猫實不能捕鼠乃與鼠同卧
起飲食而鼠日益其主乃重譴僕其僕曰是不捕
之猫也請更之主謂僕之重罔已也而怒曰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今奈何欲二矣乃并其僕而逐之
終身不畜猫鼠孽益甚居則投櫃橫行則嚙盤匱

曰舞文弄法出生入死毒如蛇虺而奸如鬼域夫
人皆欲食其肉焉而况於予乎曰食郡吏何也曰
陰持短長以法為餌乾沒公賦谿壑不厭主者以
為能也恣其毒蟲而日螫于其庭是公門之巨寇
也曰食牧何也曰牧不牧也假三尺之法而神腹
劍之用張杜不能方其深刻甯郅不能肩其鷙悍
私索可充則鬻人之妻女勢門可媚則股人之脂
膏窮簷蔀屋陽死法而陰死政者不可勝筭也辟
諸熾爐與物入其中未有不燎者也奸猾又從而
膏之孰能無燼乎上帝怒之久矣而假手於我焉

一旦得而磔之是足以爲罪哉道士曰雖然必言
罪狀鬼判進而請曰虎有辭盍釋之道士曰衆怒
不可解也鬼判曰如虎之言乃所以福民而非所
以厲民也方今名豪大猾貪官墨吏窮兇肆黠而
毒疢生靈者多矣令不能禁而虎能殄之是奸盜
之防也又可殺乎彼鄉民之訴亦惴其形而未察
其實者也盍姑釋之勅曰必殺不良而勿殺吾良
聽則爲德不聽召而誅之未晚也道士曰諾以符
戒虎虎乃俯伏蹲踞若稽首之狀踊躍而逝
或問於石瀆子曰夫子豈病乎何灰面蹙頰抑心

結氣若存若喪邑邑而不舒也石瀆子曰吾夙昔
之夜闌然而就寢矣目鰥而不寐慮卻而復生展
轉糾纏咎夫謀生之反也夫繇者揭鑿重負籠土
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
而喜矣病疵癢者捧心抑腹膝上扣頭蹙蹙而啼
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
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脩夜之寧
非直一噲之樂也而人有不欲之者也今夫仕者
勞神投智集木履氷水火戰於中而下戈逆於外
其爲吾身之疾也豈直繇作之苦與疵癢之病而

芝園外集卷之五
已哉乃瞿然持之而不思所以爲巖穴之休與脩
夜之寐也不亦惑甚矣乎

芝園外集卷之五終

芝園外集卷之六

說林六

鑒戒林

越人好鬼有所謂五顯神者幻鬼也能致百物亦
能喪百物人莫不畏而遠之西谷偃者貪鄙人也
謂鬼之可以致物也乃立祠而祀之朝夕致虔焉
鬼乃憑其妻而淫之日致什物珍貨家之所需無
弗給也比其久也習以爲常崇奉日怠其妻亦有
厭心鬼怒乃日攫所有而散之罔知所輸飯熟則
汙其飯衣成則裂其衣益羅瓦甃沙石而投焉偃

之夫婦膚體盡敗頓首乞哀朝夕弗釋也而鬼終不憚偃乃顛于天而求去之鬼人言而詬曰吾窟巖谷以為宮拾橡栗以為食啗磨玃以為膾吾何求於汝哉汝乃飭宇繪旗崇俎列觴旦夕稽顙而致之吾謂汝之可與共室也而出入委心焉易糞稗以膏梁更裋褐以綺縠吾亦何負於汝哉汝不惟信誓之憑而反覆是圖以汝之為交友則賣其友事君則賣其國汝之肉庸足食乎乃縛炬燹火盡焚其室而去石瀆子曰世之小人其始也朋比以取富貴其終也操機械以相戕其不為幻鬼之

所喚者幾希矣

齊有大駟積貨如山堆金成丘富踰高國益致侈靡以逞其欲食客且數千人其一人尤為愛幸憂其主之弗寤也從容說曰以僕視君宜無弗得意者僕請為君致崑崙之玉合浦之珠以飾宮室惟帳縱橫相錯熠燿有光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致蜀都之錦吳肆之羅西域之文罽南夷之刻鏤以備後宮之用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致燕趙鄭衛之女皙如白台美如曼姬以薦御寢席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求西

旅之藜百越之鷹溼洼之神馬以馳騁田獵之樂
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易楹柱以栴檀
施杙桶以文繡金之玉之丹之漆之儼若蓬萊之
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徵歌舞于四
方咸池承雲九韶六英日以娛其耳目君其願之
乎曰幸甚曰此皆君之所易具者也然僕復有請
焉玉卮而漏可以盛水乎曰不可三寸之管而無
當可以實粟乎曰不可曰然則君之所欲非直漏
卮與無當之管也竭君之水不足以充之竭君之
粟不足以實之君其得無悔乎主人審思而應曰

微子之言僕死且不寤敬聞命矣乃散遣賓客盡
變奢靡之行

晉有六卿爭執政柄各樹其黨不相能也晉侯患
焉謀諸叔向叔向對曰君何恠焉臣聞東郭氏之
養猫也數十為群不相害傷也一投之腐鼠則破
腦爪膚可立而待也胡貉戎狄之畜狗也十百為
群亦不相害傷也如束鷄豚妄投之則折骨決皮
亦可立而待也今卿士之在朝非其姻婭則其知
舊隙安從生大柄在前勢薰焰灼人人自謂可以
倖致也而力爭之讒謗之毒慘於兵戈傾奪之謀

雄於戰鬪寧復念姻婭與朋舊哉諺曰鬻棺者欲
歲之疫非憎人而欲殺之也所利在於人死也君
誠能擇賢而任之選能而舉之近習毀譽無得而
遷焉甘詞諛色無得而售焉祿有定秩爵有常班
一或踰越按制而誅之雖欲樹黨以爭其將能乎
不是圖也而寄柄於親倖之手惟所授之是妄投
腐鼠與鷄豚也欲其無爭不可得已

或問今之毀譽有因乎曰毀無端也譽無端也安
得謂之有因曰然則無因乎曰毀者人也毀人者
亦人也譽者人也譽人者亦人也安得謂之無因

曰蜚庶而謂為旦奭也隨夷而謂為盜蹻也其有
因乎亦無因乎曰有因也亦無因也子不見夫物
乎謂鷺之為鵠猶可也而今謂烏之為鵠也謂驢
之為馬猶可也而今謂鹿之為馬也此以為有因
乎然人以為鵠也從而鵠不復知其烏也人以為
馬也從而馬不復知其鹿也此以為無因乎豈惟
物哉閭頊白台天下之美麗也而或以為嫫母也
曲逆處子天下之陋惡也而或以為施嬙也人妍
則妍人媮則媮此非容之有變易也人心回惑而
視聽之不審耳是故君子之處世也能為旦奭而

不能必人之不蜚廉能為隨夷而不能必人之不盜蹠毀也譽也又何計焉

南郭雍曰人有言曰一兔在野百人逐之非一兔而足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積兔在市過者不睨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今之時何不然乎權貴之家侵人之田而耕之奪人之屋而業之偽券一入如以肉投餒虎也不復出矣攘牛羊而掠貲貨者又不可勝數也此豈不知有定分哉谿壑之欲難盈而官府之禁令不肅耳亡賴惡少方群聚而歸之以為心腹爪牙鄉黨見之如鷙鳥虓虎而不敢觸

也若之何去之玄丘子曰子不聞里中之故乎北郭之郊有神叢焉其木大者百圍小者林立積數畝之陰猿猴集而棲之以百千計羅百物以食四境之內牛羊狗雞弗得息也百果諸穀弗得植也甚者攫人而醢之非操兵聚眾不敢復道其境鄉人患焉乃具豶脯酒果相率禱于神曰神與民非有怨也今聚群獸以毒于鄉鄉之人不堪命矣不惟群獸之怨而神是焉怨盍亟驅而去之是神之德于鄉無已也鄉之人且將約信明盟春秋之社刲羊豕潔豆籩以祀神歲歲不敢斲不然神有忝

德而鄉民亦有逞心神其何利之有不聽鄉之人聚而謀曰患甚矣捐軀而殲之猶可以免乃禱于里社椎牛釀酒徧享其鄉之人長者挾弓矢秉戈矛少者操火炬相嘯呼以行至則以網圍其四面焚炬以焚叢燄既灼諸猿猱皆跳躑呼號或羶于戈或斃于矢無一得脫者盡斬其林木哀骸骨以為京觀臭十年不滅今權貴之家亦神叢也而亡賴惡少則其猿猱也樂禱而無厭怨積如丘將操炬而火之者至矣

荆人有五子其一獨孤庸也學縱橫之術凡孫吳之法申韓之書無不熟也其一學為駟相有無居百偵逐什一之利累息以鉅萬其一學為醫明岐黃之道究靈樞之旨察百病而療之其一學為卜設肆市廛為人言禍福死生日取數十錢以育妻子其一學為巫祈祝於里隣昏而出旦而歸旦而出昏而歸豶脯果羞無日不宿于其家獨孤庸以策干荆王荆王任之入謀政事出治軍旅寵以上大夫之位旌旗前導甲士如雲連駟結轡而過其鄉大合樂以饗鄉人酒酣執爵而起曰夫人不可不慎所圖也我昔與叔季共業也日夜淬厲之期

以干諸侯而取富貴而天奪其聰暴棄不力甘心糊口於巫醫馭卜之間不已辱乎其四人者顏赧氣喪而不敢仰視既而王殺子玉晉人軍於境上王乃用庸為將帥三軍以禦之戰於樊鄧之間楚師大敗隻輪不返王使人致命曰寡人待子不為薄矣楚國之用兵諸侯所聞也今一戰而覆三軍四封震動寡人無以復見於宗廟子其圖焉庸乃引刀自剄王哭而尸之盡沒其妻子諸弟傷之私相謂曰我等幸無知也偃蹇窮閭以苟旦夕之命亦如伯氏之聰將無及乎

季武子專魯國之政子家鞮言於魯君曰魯國有公丘勇者君知之乎曰不知也曰公丘乘龜蒙之巨室也曲榭連雲雕梁造日牛羊溢郊垆魚雁滿藪澤錦繡金玉充牣于府藏一旦有魅鬼者自称令狐封通謁於主人曰臣齊之公族也得罪於主君以亡願得望見公子之清塵主人收謁而見之則美丈夫也曰子有何欲曰願為廝役於門下惟所使之矣主人初頗疑之稍委事焉使之治田百穀豐登使之監牧牛羊茁壯使之收息倍其常數而入焉主人才之益使主幹家政自閨闈以及郊

藪無弗屬焉令狐封乃盡淫其姬妾竊貨貨以徧
市其奴僕客有至門者即為醪醴珍羞以享之無
不滿意焉主人數問曰令狐封何如其姬妾曰令
狐封賢者也問之奴僕亦曰賢者也問之客亦曰
賢者也令狐封乃益務媚惑導主人以淫樂狗馬
聲色之好日甚出則臂鷹走狗入則吹竹彈絲燕
趙宋衛之姝無弗致焉窮海陸之珍而為長夜之
飲歌鍾不徹于懸舞女不解其飾有白事者輒曰
是在封也或不禮於封即讒而殺之久之人知有
封而不知有主人主人之子乘間言曰蠹甚矣不
已亡無日焉主人以為繆已也而怒之幽之別宮
淫惑滋甚乃盡散其家資主人卒寔以死魅乃掉
臂而去之今君之國有令狐封而不知也公室日
卑能不為公丘乘之家乎

卿大夫有被薦於相國者所知勸其無行曰昔齊
宣王聘女於鄭隣父謂女曰子必無行王多欲之
君也燕趙宋衛之姝無弗致焉靡曼之容陽阿之
舞激楚之音蓋充牣於後宮矣有數年而未得一
見者子柰何以如玉之體而委諸閑曠之宮乎此
猶可言也王朝幸而夕廢夕幸而朝棄一不當意

則褻其容飾而殘其肌膚會是足以為托乎此猶
可言也王惡貞靜而好便儂喜淫瀆而賤修潔狐
媚狗狎者斯須不離左右而正色修儀者終身不
得一覩焉今子曰不流視笑不見齒步不觸瑯逐
溷而趨褻非子之事也此猶可言也王好讒而喜
殺佞言之入如投甘醴不俟其畢而齒牙斷斷矣
鄭袖之徒且交錯於帷幔之間吾子得無畏乎女
之父母曰王之聘女以色也吾女之色間胥不如
王柰何不愛而以是瑣瑣者為憂乎遂許之婚納
采有日矣隣父復言曰爾不從吾言以至於此悔

桓者惠公之私也隱長而賢桓愛而幼隱不立則
無以定國立則非惠公之意故攝也天王致賵考
宮獻羽皆所以尊仲子也尊仲子所以成桓公之
為君也却羽父之請而為莧裘之營公之歸國有
日矣而何桓公之不能忍也篡逆之臣惟利是視
羽父不足誅矣以怨報德以讒動逆桓之罪可少
追乎胡氏以隱為猶豫宜及於禍是責人無已之
論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
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

督之罪也胡氏之言然乎曰非也衰世無天道而天道未嘗亡衰世無王法而王法未嘗亡其或書王或不書王因史氏之舊文也篡弒之賊不待貶黜而惡自見矣若曰書天道以討其書王法以討其是後世獄吏之為也而謂聖人為之乎如不以討罪之故也則曰王曰正可以廢而不書乎鑿說亂經此其為謬亦甚矣

歸賙歸祿來聘錫命求車求賻逆后歸姬天王之所以交於諸侯者此耳其餘不得而與也是故會盟數而列國之私交盛矣朝覲廢而尊王之典禮

十里而至其繼也百里而至其繼也千里而至人有疾病不求醫藥而惟鬼判之祈產男女也則書其姓名月日禱而焚之曰是鬼判之子也男女輩長終身必尸祝焉甚者鬻田宅捐衣食以事神其弗效也則曰是禱之未虔乎俎豆之未豐乎而終不知悔乃神之祠則聞其無人焉既而有唐大夫者守越謂越俗之佞鬼也而欲變之又惡鬼判之為厲也首至其祠而數其罪令僕夫各薙蓁莽束炬以焚之遂併神祠而燬焉石瀆子曰鬼判之為厲也宜其及也而神亦不得免焉豈非君國者之

烟鑿哉

或問於公孫咸曰為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曰為惡而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寒也謂塞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乎蝕也謂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對之蘭蕙則生樹之松柏則生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溉之也所因然也若磽田瘠隴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拳曲木不中於材糝稗粗糲穀不登於豆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灌溉之不力也所因亦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壤也雖有昌焉者亦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亡也宋樂氏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皙之尸於周氏之衢也齊慶封之殲於朱方也楚費無極與鄢將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

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天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為人卜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績學修行能為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矣勤生嗇施能為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為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為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為君子則其

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為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為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離舒謂禹微仲曰天下有至險子知之乎禹微仲曰嘗聞之矣羊腸之坂九折車不得遵軌馬不得舒嘶仰睇則目為之眩俯矚則神為之悸斯至險乎曰非也太行之山丹壁刺天絕壑千丈妖草恠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猛獸不能穴其腰飛鳶不能造其腹斯至險乎曰非也呂梁之水懸崖千仞巨瀉雷奔而劍石巉巖驚濤矢激而漁人股慄斯至險乎曰非也溟渤之波瀕洞浩淼黃流浴

日怒沫春天鷗鵬整裂其側蛟龍蕩射其前沿渦
則舟不能出觸礁則技不得施斯至險乎曰非也
曰歲鉞魚膾伏甲樂宮桐機起於造次生死變於
須臾斯至險乎曰似矣而猶未也曰然則何以明
之曰弄威福以亂刑誅至險也甚鬼蜮以施毒螫
至險也設機阱以陷無辜至險也張置網以弋貲
貨至險也蜜口劍腹賊人而人不知至險也有一
于斯猶懼賢良之屏跡也而况兼而有之乎
公都子申少好修姱長而益厲非先王之法言不
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其為文也以六經為師仕

則慕伊傅周召之烈建業興事孳孳如也然踪跡
所至譽者半而咻者亦半凡三咻而三黜焉人咸
疑之公都子申亦自疑也侯無石見而解曰子何
恠乎飛鳥之聚也嘈嘈唧唧上下頡頏人朝夕見
之莫之或害也一旦有五彩之雉戛然鳴而集焉
人莫不睜目詫之思援弓繳而射之矣封丘之墻
群牛牧焉其角戢戢其耳濕濕行者過而不睨一
或蒙以虎豹之皮則爭先而逐之矣豈惟物哉五
達之衢往來如織莫或誰何有一人焉被文繡之
衣鳴珩璜之佩翔而過焉童子譁而隨之闕然空

其室廬非其人之招之也所服異也是故遠害莫如省已省已莫不善於立異苟有異於衆焉往而不三黜苟無異於衆孰不願以為肺附乎公都子申曰子之言誠然矣然規不可以為方矩不可以為員是亦有定質焉吾獨且柰何哉

齊與晉交兵連戰而連北問於鮑莊子莊子對曰君今有千里馬也繫其足而使之馳能馳乎曰不能也條蒼鷹而使之攫能攫乎曰不能也有健夫焉束其手而使之鬪勝乎不勝乎曰不能勝也然則君何恠乎連戰而連北也昔王者之命將也跪

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而後能成克捷之功今君之用將也授之約束而遣之震之刑戮以懼之又使所幸左右監焉疾行則跋其前緩行則蹙其後刀在其頸而旌懸其心又何計而能勝乎

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顥治兵假陸機為河北大都督將軍以討長沙王孫惠諫曰不可夫陸機文學侍從之臣將兵非其事也必欲使之臣恐王之噬臍無及也穎曰大將貴謀而賤力者也機上明乾



原件短缺

象下察地形自黃石素書三畧六韜以至孫吳司馬之法莫不畢習明如指掌曾中甲兵富於武庫且機之祖父皆吳大將名震宇宙此將種也非機莫可使者矣孫惠曰以臣觀之此所謂象虎者也臣之里人患群獸之多也乃作象虎焉編竹束葦蒙以皮革畫以斑文猶然虎矣以之而懾群獸豺狸之屬或疑或避里人謂其可恃也遂昇而適墻禦猛獸焉獸乃奮其爪牙擠而磔之里人中傷而死今機雖察於三才之故盡讀古兵家書而未習於擊鬪攻刺之法此里人所為象虎也用之鮮不

何地而不然乎雉乃仰天而嘆曰吾聞縣令賢良雉引子而馴其旁童子莫敢逼焉其何患之虞今不幸而不之逢也終將何以活命乎乃自經而死無憂子曰今天下之患多矣夷寇陸梁宮于內地連艘而采入者蜂屯蟻聚而莫之勝禦也遠近槩罹荼毒其倖存者亦莫不蕩析離居昔日繁盛之地莽為荆棘之區禍變亦已極矣而甲兵未利士卒未練儲侍未充城郭未完望風而倒戈者皆是也而當事者猶泄泄從事環視四方亦莫不然將何以為逃生之地乎方且彼此相視偷旦夕之安

是雉之不若也

成蒙素稱佞邪不修行檢縉紳咸鄙之乃力媚揚國忠以取富貴氣燄甚張也其友鐘離夷見而告之曰子亦知東海之洋有巨魚乎其大吞舟激飛濤驅怒沫而遊瞬息可百里百蟲莫不懼伏焉一旦蕩而失水困于泥塗則螻蟻得制其命今夫權貴之人亦吞舟之魚也能保其無失水乎沙丘之鳥巢於石谷震風不驚驟雨不濡雖長子孫無患也有一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拂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子亦且毀矣夫鳥之為巢同也而安危

判焉則所托者異也吾子媚權貴以取容逞欲而不知悔吾懼子之為葭葦之巢也

玄冥子曰今天下之妖有五而物妖不與焉刻鏤土木以為果餌禽蟲飾之丹青加以金繒主人糞除而陳之雜沓賓筵粲爛室庭可悅而不可啗此之謂食妖輿繇而首縉紳之冠減獲而被綺縠之服男子之帽高倍其面婦人之衣長掩其裳金織施於締綌藻饋加於厠踰此之為服妖道德不師周孔文章不則六經勦佛老以為博逞鈎棘以為竒以徑超頓悟為絕學以博聞廣見為習迷穿鑿

經傳非毀程朱此之為學妖峻刑罰以漁賞飾虛
文以賈譽縱豪右而剝善良踈縉紳而狎徒隸以
寗郅為豪雄鄙龔魯為寬縱薄隨夷為孤介譽蹠
僑為才諂官以賄遷罪以偵免此之謂政妖冠裳
而禽犢骨肉而仇讐弱者為鬼蜮強者為豺狼對
門相盜親戚相暴上下相欺父子相疑反表以為
裏訕白以為黑此之謂俗妖五者繁興莫或變革
將風俗日頹而治理日斁國之灾極矣彼草木禽
蟲之妖又何足以為異乎

隋煬帝厭棄萬幾荒於聲色大興苑囿臺池之役

朝而問於群臣曰四境治乎曰治邊圉嚴乎曰嚴
偵候明乎曰明倉廩實乎曰實士馬強乎曰強甲
兵精乎曰精曰然則寡人將日娛于深宮而無患
乎四封之吏有白事者司馬門過之朝之大夫有
欲白事者宮門過之斂棘而民貧役繁而衆怨四
方洶洶思亂而帝初不知也盜賊蜂起而帝亦不
聞也高頴曰國危矣樊圃之缺也鷄豕突而棲之
墓門不飭狐兔將遊乎其中况於朝而可以廢政
哉國之亡無日矣乃直諫而死未幾四方兵動而
廣陵之難作隋遂以亡

南宋之季韓侂胄為相胡騎徧于中原土地日感
宮闕震驚人皆以為累卵之危而侂胄則以為太
山之安也方且竊弄威福誣上行私日漁四方之
貨貨而縱其淫樂所親或規之曰僕聞南溟之陰
有桑焉其大數十圍干雲霄而上者數百尺枝葉
童童若車蓋也而蠹實宮其中族類漸繁時其動
息而蝕之風雨不侵鳥雀不啄自以為安矣比其
久也瀋液既乾而膚理益敝自頂至踵枵然空也
震風從而搖之木遂以折而蠹則盡死矣螻蛄之
處人腹中也飢而食焉渴而飲焉亦自以為安矣

脂膏既竭而元氣不屬人因病癘而死螻蛄稿焉
今公之所蔭則大桑也而所托則腹中也晝夜齧
而弗止得無俱敗乎不聽未幾虜衆益迫侂胄帥
師以禦之大敗而歸請戍于閩未至而殞首于木
綿

陽山之麓有神焉降靈于鄉祠福踵至鄉人創為
之祠廟貌赫奕遠近奔走神乃檄魍魎而數之曰
汝胡假靈於山變幻百端或隱于竇或匿于樊揚
沙發石闖戶踰垣飲人之血脯人之肝汝其改圖
焉不然則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又呼妖狐而數

之曰汝胡綏綏其形炁炁其精攀援屋角出入䟽
孺或為艷女或為狡童乘人之眩大肆淫蒸汝其
改圖焉不然則亟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又呼蚺
而數之曰汝胡么麼其質腥穢其氣或伏道旁或
潛水澁含沙射人中者立斃人於何仇為此暴戾
汝其改圖焉不然則亟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一
一受命而退蚺謀曰神新而嚴不可犯也我等其
能改行乎狐曰無已則去之魍魎曰雖然曷少嘗
之不聽而逋未晚也乃相與扣神匍匐階下蚺進
而言曰知無所逃罪行有日矣然恐神之無以為

娛也願為神致明月之珠于闐之玉南交之文犀
西域之玕貝以飾神之冕弁何如狐進而言曰未
也願為神致山龍華蟲之績宗彝藻火之章黼黻
文繡朱紫玄黃丹青瑣闥金碧雕楹麗如雲錦絜
若華星何如魍魎又進而言曰未也願為神致靡
曼之姬婉孌之娥凝玉雪敷舜華皦青眸揚素蛾
霓裳羽衣之舞洄波遏雲之歌握納都梁之香翠
翹翟鬋之華以娛神之左右何如神俛而若思默
而若契衆鬼退而謀曰神已心諾矣盍如其言而
致之神乃大喜遂用為嬖近以求其所欲惟恐不

給焉黎丘平曰魍魎狐蜮之虐人神非不知也魍魎狐蜮亦非不畏神也一中其欲而反倚為心腹爪牙欲民之無殃何可得也

有神祠瀆于溪中祀木偶焉行者過而欲涉適暴雨新漲踣而褰裳逡巡不敢渡計無所出乃曳木偶橫之於溪遂跼足以越有一人踵至閔神之齧於水而將毀也扶而起焉植之於祠再拜致禮神乃大怒賊其心腹其人顛踣欲死或謂神曰彼仆汝於溪宜有罪也而汝則釋之植汝於祠宜有德也而汝反禱之其意云何神曰凡為禱崇者能加

于其所畏而不能加於其所不畏彼其仆我者也心已無畏矣吾安得而禱之其植我者也方畏我也吾是以示靈焉於乎欺君誤國者率得逃誅而守法盡忠者往往蒙禍自古及今蓋亦多矣豈獨一木偶然哉

泉川子謂石瀆子曰世變江河愈趨愈下是則然矣天不變者也作善降祥作慝降殃天之所司也然而今有不盡然者何也將天亦有變乎石瀆子曰天無變者也其爽焉則天之未定者也泉川子曰不然陰陽相盪剝復相生終始相禪否泰相仍

天之道也天亦不得而逃焉者也人知人之易也而不知神之亦易也今之宰物之神蓋非古之宰物之神矣不然何古之直而今之枉何古之公而今之私何古之昭昭而今之昧昧也石瀆子曰此所謂天之未定者也申包胥曰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然天之勝人者其常也而人之勝天者其變也常者什九而變者蓋什一矣詩曰民今方殆視天瞢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此之謂也

